



母亲真的老了,年近九十,走路就差带拐棍,做事情心雄力不雄。我们有了充分的理由,要她上城跟我们住,她犟不过,只好随了我们。

城市道路纵横交错,比老人脸上的皱纹还乱,车辆穿梭,跑得比热锅上的蚂蚁还慌,高楼大厦繁密如林,母亲一出门就眼花缭乱,找不着回家的路。她只好在家门口活动,丈量小区前后左右的方寸之地。跟她谈得来的人也少,跟她说话费劲。

母亲有时候枯坐发呆,要不就回忆过去,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颠来倒去,听得我们耳朵起老茧,她似乎也感到没意思了,想做点啥。我们家每过几天会多出些包装盒、空塑料瓶之类废品,不是给了邻居卖,就是当垃圾扔了。她眼睛一亮,探到了一座富矿,一条生财之道,聚废品卖钱!家里的废品自不待言,她还顺带捡外面的纸盒、空瓶。邻居成人之美,有废品都乐意送给她。她用卖废品的钱,给重孙子买火腿肠、巧克力、买笤帚、拖把。

渐渐地,母亲的心路大了,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,而在小区里到处捡,到垃圾箱去淘。她一见纸盒、塑料瓶之类就两眼放光,如获至宝!一时间,捡拾废品成了她一大喜好,有事无事总要在小区里走走,到垃圾箱旁转转。

日子一长,问题来了,院子里堆放废品占地方,不雅观,惹苍蝇,爬虫子,有异味,

一到夏天,我就会想念祖屋,那里曾经住着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和我。

祖屋的后面是一个大池塘,池塘与屋子之间有一大片空地,勤劳的爸爸妈妈在空地上栽了好多棵果树。祖屋的前面是一大块水泥地,水泥地的两端各栽了一棵梨树。小孩子的我并不能准确地辨识出哪棵树是梨树,哪棵树是苹果树。只有等到夏天果子挂在枝头,我才清楚地知道它们各是什么树。然而待到果子吃完,往往又忘记它们是什么果树了。

夏天的时候,我喜欢坐在后门果树的树荫下看书,手头的书要么是费尽心思跟爱书的小伙伴借来的,要么就是老姑姑从镇上带回来的。我沉浸在孙悟空一次次被唐僧紧箍咒惩罚的痛苦中,对唐僧充满了怨恨。有时候又陷入《聊斋》魔幻的恐惧中,偶尔一阵风刮树叶的声音将我吓得浑身汗毛直竖,仿佛白狐就躲在果树丛中。这时候我就会自我解救地站起来,到果树上找果子吃,一个脆嫩汁甜的大梨子往往将我《聊斋》恐怖

桑树枣子

□ 陈治文

小时候,我家屋后有四棵桑树。每年四五月份桑树枣子成熟,便是我最快活的时候。每天一放晚学,就约好三五个小伙伴来摘桑树枣子吃。我们虽然只有八九岁,但爬起树来如同灵巧的小猴子一般,手脚并用,几下子就上树了。朝树丫杈上一坐,拣紫黑色熟透了的桑树枣子摘了直往嘴里塞,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。熟透了的桑树枣子汁多味甜,越吃越要吃,常常吃得嘴里辨不出滋味了,小肚子也快饱了,才滑下树来,各自心满意足地回家。

记得第一次吃饱了桑树枣子回家后,我便挨了妈妈狠狠一顿打。先是揪嘴巴子,一边揪一边骂,“你个好吃鬼,阴沟里的鹅——顾嘴不顾身。你看你成什么样子啦!”我一边护疼挣扎着,一边朝身上看,这才知道闯下大祸了。原来身上新做的才穿两天的粗白布小褂子,大一块、小一块染上了紫红色,斑斑点点,十分难看。裤子也是红一块紫一块的。这都是桑树枣子惹的祸。妈妈越看越心疼越生气,随手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把尺,没头没脸地连抽了我好几下。妈妈还不解气,又把我拖拽到大镜子前,一看,我也呆住了。我也成了大花脸。特别是嘴巴,全是紫色。两只手也是紫色。也许是打得重了,妈妈转身走进房间里,低声哭泣起来……

第二天到学校,和小伙伴一交流,他们几个也都没有好下场。不是被揍一顿,就是罚跪一晚上。但是,仅隔了一天,我们挡不住桑树枣子那美味的诱惑,竟又去我家屋后桑树上,大吃起来。不过这次大家学乖了,注意护着衣服了。小心翼翼,一粒一粒地摘下放到嘴里,衣服上再也不弄成斑斑点点了。只是手和嘴巴还是留下了好吃的记号。

如今,老宅基尚存,但桑树早已不复存在了。我深深怀念那四棵老桑树,怀念那树上的桑树枣子。

捡废品

□ 沈跃华

有碍环境卫生。

你们家穷死啦?差老太太卖废品这点钱去买柴米油盐?让这么大岁数的人捡废品卖,也不怕损德,被人骂?儿媳妇不得不借别人之口,旁敲侧击,委婉地提醒她。她没明白孙媳妇的用意,还颇不以为然,捡废品卖怎么啦,不偷不抢,不丢人!她我行我素,照捡不误。

我坐不住了,跟她直言不讳,不要捡废品了,不卫生;要是感染上疾病,卖废品的钱不够看病买药!你要是差钱用,我给你零花钱,每个月一百怎么样?现在就给你!你要是再拾,就回老家去吧——可不要怪儿子心狠!

母亲很吃惊!我从没跟她生过这么大的气,她似乎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,连忙说,好好好,不拾就不拾——想想说得不妥,又改了口,哪是拾的,家里的,人家给的。她要面子。我说,不拾最好——一家人都反对,你不要折磨人,不要让外人说闲话。我意识到自己有点过火,态度缓和了下来。

母亲机灵起来了,玩起了游击战,她明

里不拾暗里拾,趁没人注意的时候,时不时到路上、垃圾箱旁寻宝。不几天院子里的纸盒擦高了,塑料瓶堆多了,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,却不知道她几时拾的。总不能时时刻刻提防着她吧,家人颇为烦恼。

新冠疫情爆发后,我们又对老娘发起宣传攻势,劝告她不能捡垃圾,不要因小失大,感染上病毒可不是玩的。她却心存侥幸,认为哪有那么巧感染病毒的。

社区听说了我们家的情况,派人上门做工作。他们劝母亲顾全大局,配合社区当前预防新冠肺炎的中心工作,处理掉废品。这些东西不卫生,难免携带病菌病毒,难免感染人;一人感染,影响全家,甚至带累整栋楼,整个小区!病毒无孔不入,不长眼睛,不怕一万,就怕万一,麻痹不得。家庭环境卫生不达标,不能评上文明新风户,也拖累整个社区的卫生文明建设。工作人员态度严肃,上纲上线,母亲听得一愣一愣的,眼睛一眨不眨,像课堂上认真听讲的小学生。她好像全听进去了,全明白了,还连连点头,抱歉地说,人老了,不识字,但要识事,不能倚老卖老,误了公家的事。她当即表示,支持社区工作,不拖家庭后腿,处理掉废品。

我们一起动手,把院子清理得干干净净。

母亲果真说话算数,说到做到,再也没在垃圾箱旁逗留过。

嬉戏了,女人们极少下河,她们只站在岸上看着自家的孩子和男人,感受着他们的快乐。每当这时候,爸爸就会拿起家里的木制大盆子,招呼哥哥带着我下河,他们一心想要教会我游泳。大木盆扔下河后,哥哥抱着我递给河中的爸爸,爸爸教我两手扒在木盆上,双脚拍打着水面慢慢往前游动,他就在边上护着我。等到依靠木盆慢慢学会游的时候,就鼓励我放掉木盆,爸爸用手托着我的下巴慢慢地引着我向前游去。有一次他趁我不注意,猛地将手拿开,我连忙手划脚拍,但还是连呛了几口水。我恼怒地捶打爸爸,他却哈哈一笑抱紧了。事后,爸爸对妈妈说,学游泳要呛几口水才能学得更快。不知道这个歪理是从谁口中说出的,但呛过水后我确实学会了游泳。

祖屋门前的两棵梨树是最勤劳的,每年夏季它们都用满树的果实来展示最美的风景。奈何,随着奶奶爷爷相继去世,它们也不肯再结果实,渐渐变黄直至枯死。祖屋也随着梨树一起留在了记忆里。

祖屋

□ 张爱芳

的画面里拉回现实。夏天的午后是非常安静的。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在牌桌上度过一年四季中最悠闲的时光,哥哥则在田间地头寻找他的乐趣,偌大的祖屋就是我一个人的乐园。

傍晚时分,家里就热闹起来了。大人们都从各自的“战场”上回来了,哥哥也满载而归:黄鳝、螺丝、河蚌。妈妈总是边收拾哥哥捕回来的野食,边埋怨他“不学好”。妈妈的埋怨声总能引来邻居们羡慕的目光,许多没有男孩子的人家想吃野食必须大人亲自外去捕捞,而他们的捕捞技术往往极差。

祖屋西边的一条河流也是夏天傍晚时分最热闹的地方。许多小男孩子早已经脱得光溜溜的跳进河里,或互相泼水,或比赛划水,或扎猛子憋气。一些男人也下河游泳

张孝生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,但他母亲很有见识,砸锅卖铁也要供他上学。张孝生很争气,大学毕业留在大都市工作,成为街坊邻居眼里的“成功人士”。

张孝生的父亲去世早,他总不放心让娘一个人在乡下呆着,便和妻子琢磨着把娘接到城里来,与他们一起住。然而,事情的发展总难如人心意。娘总是晕车,出一次门,坐一次车,跟去鬼门关似的。城里的楼房几乎都“长”得一个样子,要出门办点事,娘就好像走入了迷宫,像个迷了路的小孩,急得都快哭了。

“儿子呀,我要回乡下去,只有乡下才是我的天地!”进城还没有几天,娘就吵着要回去。只有回到娘熟悉的乡下,侍弄那些蔬菜庄稼、家禽家畜,和乡下老朋友聊聊天,摆摆东家长、理理西家短,娘心里才踏实。无奈之下,张孝生只好顺从娘意,把娘送回老家。

老家的房子是新翻修过的,两层高的小洋楼里冰箱空调应有尽有。张孝生不放心,又给娘装上了监控摄像头,想着这样就可以时时刻刻地知道娘的情况了。

春节将至,疫情肆虐,眼看回家无望,张孝生通过物流给娘购回了年货。年货中,有一件黑色的毛皮大衣,不但漂亮,而且暖和,穿在身上又轻飘飘的。娘冲着摄像头,对儿子说:“儿子呀!这件毛皮大衣多少钱哪?买这么好的衣服,不是瞎用钱吗?”

“妈呀,就二百来块钱,便宜嘛。”

“二百还便宜?二百给娘到地摊上,都买好几件衣服了!娘老啦,买这

随娘意(小小说)

□ 魏珂

么好的衣服干嘛呢?娘也穿不坏呀!”

第二天晚上,在监控视频里,张孝生瞧着娘一脸兴奋,她把买的两千多块钱的大衣,以三百块钱的价格卖给了隔壁杨婶。

张孝生禁不住喊了一句:“我的娘哎……”

娘又惊又喜,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,忙问:“儿啊,你深更半夜不睡觉,喊娘做啥?”

张孝生没敢吱声,迅速关掉视频。一会儿,娘只得摇了摇头,自言自语:“约摸是我年纪大了,耳聋眼花吧。”

翌日清晨,张孝生又点开视频,听着娘说:“你花二百多块钱给我买的那件大衣,我卖了三百块钱。这些钱呀,我都存着给孙子买房嘛。”娘说到这里,开心得像个等待夸奖的孩子。张孝生笑着说:“娘,你可真有商业头脑。”

两千多元的毛皮大衣,让娘三百块钱给卖了。张孝生想,娘省吃俭用辛苦一辈子,给她买件新衣服都舍不得穿,还卖了。如果告诉娘这件大衣两千多块钱买的,她不骂我“败家子”才怪呢?如果告诉娘两千多的衣服卖了,不但没有赚,还倒贴两千,凭她的性格不暴跳如雷,也会气出毛病来的。想着想着,张孝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自言自语:“孝顺,孝顺,还是顺从娘的吧!”

一人巷里的笑声

□ 陶鸿江

高邮北门大街上的一人巷,呈东西走向,巷口宽不足1米,总长度约100多米,呈“S”形状。听我姐夫说,一人巷大概有400多年的历史了。50多年前,我姐夫一家六口人就住在里面。我虽然随父母住在乡下,但每逢节假日都来这里凑热闹。所以,对小巷非常留恋。

这巷子也真小,只能容一人走路,如两人迎面走来,擦身而过时,就需要一人止步侧身贴墙站着,另一个人才可以走过。久而久之,互谦互让成了一人巷里的儒雅民风,大家见面时不仅亲热地相互打招呼,还争着让路。在我的记忆中,居住在这条巷子里的人从未有过纷争,闲暇时,大家串串门,唠唠家常,谁家有困难,还相互搭把手。特别是早晨和傍晚,上下班高峰期人最多,招呼声、答谢声、道别声此起彼伏。最让我难忘的是从这条巷子里发出的笑声。

白天,姐姐姐夫都去上班了,家中就剩下我和三个外甥女。我虽然是舅舅,但与她们年龄相差不多,因为有姐姐宠着,又是长辈,自然就成了“儿童团长”,经常率领她们一起做游戏,打水仗、踢毽子、捉迷藏、拍皮球、抢零食……常常闹得鸡犬不宁,家里的东西碰得东倒西歪,从阁楼上冲到阁楼下、从客厅里冲到院子里,有时还打开后门直接冲到巷子里。我们疯得大汗淋漓,笑声飘满了屋子,也飘满了巷子。下班回来的姐姐姐夫,看到家里一片狼藉,再看看我们几个累得瘫在一边,既好气又好笑。吃饭时,幽默风趣的姐夫逗我们:“你们多吃点,吃饱了还要打仗呢!”我们都笑疯了。那笑声,真是醉了我们的心啊。

有一次,我们几个在小巷里捉迷藏,我怕被她们捉到,便躲到了邻居家,一不小心把头撞了个大包。外甥女们看到我头上上了“角”,冲着我哈哈大笑。不一会,我又带着伤,追着她们穿行在小巷里。欢乐的嬉闹声逗乐了屋顶上的鸟儿们,叽叽喳喳的鸣叫声融在了我们的笑声里。

一人巷西入口通着繁华的中山路,路两侧店铺林立,车水马龙,人声鼎沸,热闹非凡。从一人巷东出口处拐个小弯向北,便是一条小河,那里河水清澈,洗衣的、洗菜的、挑水回家饮用的络绎不绝。我姐姐隔几天都要到这里来挑水回家,我和外甥女们总是跟在姐姐的后面,调皮地空打着号子来回跑,我还拿着姐夫买给我的水枪对外甥女们扫射,她们尖叫着、欢笑着,有时还引来巷子里邻居家的小孩一起参战。笑声从巷子的这一头一直飘到那一头,真是开心极了。

一人巷两边都是高高的青砖墙,仰头望天,只看到一条缝,有时候我也喜欢一个人静悄悄地巷子里走走。有一次,我正在巷子里逛着,巷子东出口处突然跑出一条黄狗,我下意识地扭头就往回跑,黄狗紧追不舍,我害怕得哭了起来。哭声惊动了邻居们,几个奶奶看到我被狗追着,都拿着工具出来撵狗,有个奶奶一手把我拉到她身后,举起手中的小板凳,对着黄狗吆喝,同时还狠狠地跺着脚。黄狗被吓跑了,可我还抽噎不止,双手仍拽着这位奶奶的衣角不放。小伙伴们和三个外甥女看见我的哭相,都笑了起来。那笑声似乎飘满了一条巷子。

晚上,姐夫下班后知道了我被狗追的事,就教了我几个吓狗的小妙招,并且对我说:“大男人,要强大,遇到紧急情况,要想办法,不能哭鼻子!”说完便带着我去巷子里散步。

夜幕下的小巷,没有电灯,只有一缕月光从头顶上斜射在青砖铺成的路上,小巷里只听见我们的脚步声和呼吸声。幽幽小巷,好安静呀。突然姐夫指着不远处一户人家紧闭的大门,告诉我:“这户人家搬走几年了,但夜里经常有响声……”我着急地问:“怎么回事啊?”姐夫很诡秘地跟我讲起了闹鬼的故事,吓得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这时,姐夫抽开我的手,像小孩似的直往家溜,吓得我边跑边叫。到家后,姐夫被姐姐数落了一顿:“把胆子还要吓着呢!”姐夫笑眯眯地对我说:“胆小鬼!世上哪来的鬼呀?吓你的,试你胆量的。”说完,三个外甥女都笑了起来,姐姐姐夫也笑了,我拖着鼻涕跟着他们笑。

光阴荏苒,50多年过去了,姐姐家早就搬走了。姐夫已经走远了,姐姐也至耄耋之年,我和外甥女们也已迈入花甲。但是,一人巷脚下的砖石依然那么纯朴厚重,深黛交错的青砖墙虽有一两处青砖缺失,依然稳如磐石,令人心安。碧绿的爬山虎悠然地趴在小院的墙头上,在清风中摆动,远远地看去,好似水波荡漾,情意浓浓。东出口的小河两侧已变成了花草掩映的风光带,那花香随空气一直流淌在静静的小巷中。

这条朴实温柔的一人巷啊,存留着悠然绵长的情意,我似乎看见了那青砖的墙壁上还留着我当年的涂鸦,用碎瓦片划下的那或深或浅、或粗或细的线条似岁月的痕迹刻在巷子的脸上,陪伴着它度过了几十个春夏秋冬。一人巷,是我儿时的乐园,那清脆的笑声晕染了小巷里满满的温情,也晕染了我斑驳的流年!